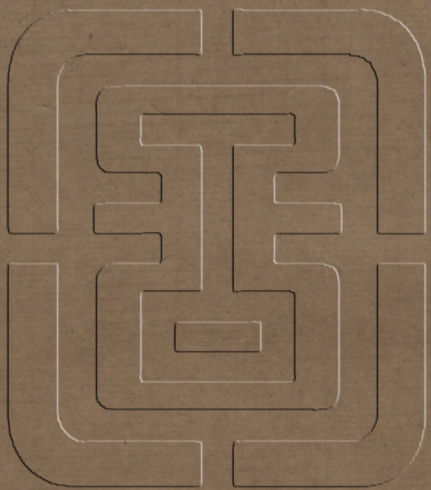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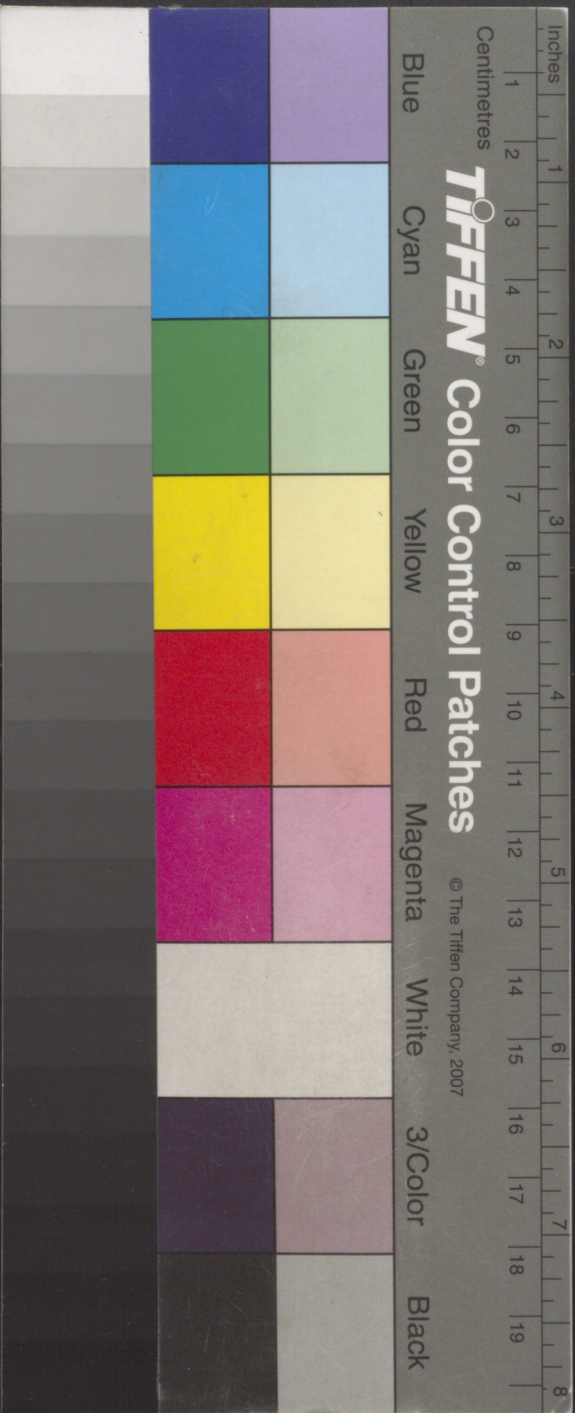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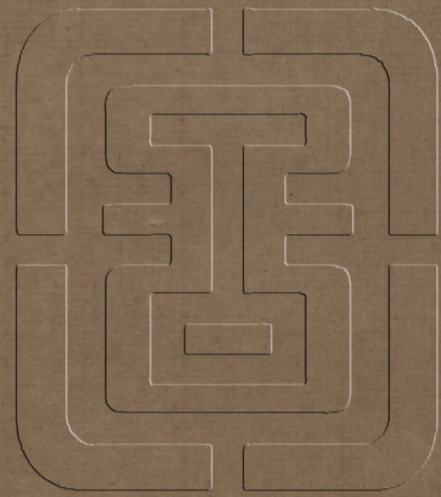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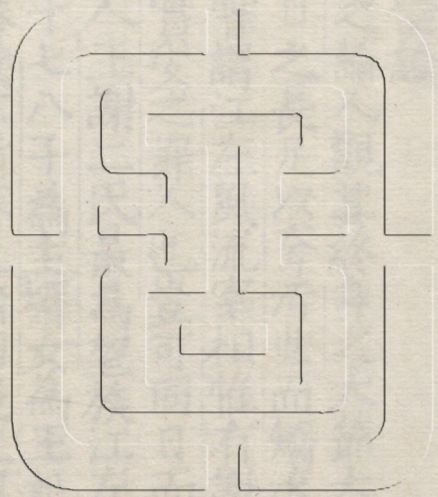
1013



淮海集

三





淮海集卷之二十二

秦觀 少游

進論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闕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壻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為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

由温出楮紳顧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
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表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
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為親貴
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朓褚彥回之屬初
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
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
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
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為名
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誇世而矯流俗
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
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
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

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
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
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
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
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蓋可見
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為文故
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
術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
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
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

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
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
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
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
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
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
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
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據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
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
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
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
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

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
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邁陶潛阮籍
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
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
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
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
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
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
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
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

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鳥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反虜切齒懷快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為生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與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圍范陽而泌為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乘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

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又稽天誅則偷為一切之計瓜分渭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定兖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兖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又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

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惟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為卓之子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

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董卓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

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後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子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李訓論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

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用晁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為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踈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

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喋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為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温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為德裕能不為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為太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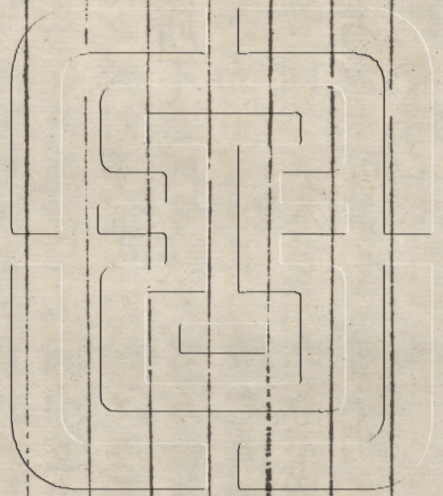
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堅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死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

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謂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疆忍精急高氣樂鬪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能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

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條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施者將不止於此哉



秦觀 少游

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楊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歟料敵制變筭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

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為社稷之臣矣豈楊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傳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繇已出前後二十年海內厭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死綏三年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遠嫌疑陷於吏議幾致顛覆

平多陰禍至孫而廢掌雖親貴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為漢制禮作樂追述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槩之皆未得為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雖然四入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之何也此蓋楊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貴而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因此等以寄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蓋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悞蓋言其體也故氏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以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之

絳侯勃為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如是何足以為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以道德蓋捨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微聖人則道德或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於無為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為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為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為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為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

仁者是也田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為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為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脩所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修則尚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為體則於上與造物者遊而無以為散而為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為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

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
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楊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
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
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
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
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
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
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
具而欲繼無為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
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
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
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
之間闕陰以為陽者有矣闕陽以為陰者有矣其巧妙
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入
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
剛以為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
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
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
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
來常相待為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

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

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無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為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為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

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
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
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
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
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
自然而進德脩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息為主何則力有
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
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者蓋
亦以此矣夫天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

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
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
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為
之時夕者無為之時也於有為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
無為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
憂安安者危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
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
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
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當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
果於自彊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
說者何足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已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為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為人為我之蔽溺於楊而為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偏一曲之所為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己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倂仰之際語默顰笑之間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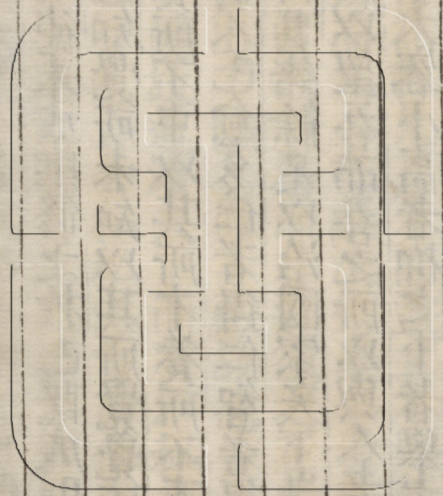
知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既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為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為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為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

然而已矣

淮海集卷之二十三

七

淮海集卷之二十三



淮海集卷之二十四

傳

浩氣傳

秦觀少游

氣之為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為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為地陽沍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悖陰沍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況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則精不復精弊而魄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奧內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為物亦已至矣此公

淮海集

卷之二十四

七

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非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於已猶蚊蚋之一過死生於已猶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繫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後已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

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為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即有而無即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為猶不為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搏壯士遇之堆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况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

反之此北宮黝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
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此孟施之養勇也昔魯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
先於洒掃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
黝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
宜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三子之
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
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
知勇知怯者無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裳博吾不惴
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
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
有他哉勇而能怯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

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然則不言子夏何也曰黝養
勇之詳固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黝之
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黝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
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
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
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間
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
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
者外也人以心為君以志為帥以氣為師以體為國君
欲虛而靜帥欲知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
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率氣氣後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虛故以克言之夫帥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師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特其志無暴其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况情偽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况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

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于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壅之則壹而相與鬱散之則疏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動心詖淫邪遁之辭莫不思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于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
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
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雖難猶
為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烏可以
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圖
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
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
於事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技隙以自得為功故雖晝動
曾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
矧且晝之所為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
使之無害而已矣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
不為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

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
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
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然
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地之間
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虛形萬物所
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之德理生昆群兼
愛無私謂之仁列蔽度宜謂之義德非道不神仁非義
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
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
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
天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
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
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有餘曰慊腹不足曰餒
慊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
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者所以欲其樵實其腹者所以
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
子之所以數闢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
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
知者疑似之間也邪與正同門情與爲同鄰至精莫之
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
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
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闕之也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之若是乎其所以距

楊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天所謂正心者有無爲而自正
者有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籟然冷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厲風齊則衆竅爲虛其應物也如是而已
所謂無爲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受
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弊弊然
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
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
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夫知天
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
遊夫既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克以命廢力而
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
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

後者而鞭之又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弊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遠成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擾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據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者而已不平謂之陂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諛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楊墨之類是也夫為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未始

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弊也為己者至於不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性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為楊者反以仁為失已為墨者反以智為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繆亦其理之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為己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蔽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為內政為外以政對事則政為大事為小生於內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及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

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彊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者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言闢邪說之既成也原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蔽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

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如僚之與丸秋之與奕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耳楊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為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則不動於內外不為邪說之所干內不為妄情之所溺則吾之心也復何為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閒游進為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體合於心而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况詖淫邪道

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
純氣之守也况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是道也豈
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
書而動夜而息者曷嘗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
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怨惛於操捨之
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擾志與精俱弊而心
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嘿一頓笑設之或不當也况
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
興起矣

淮海集卷之二十四

淮海集卷之二十五

秦觀少游

傳說

陳僖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
盡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為業士大夫既喜其
盡且愛其為人徃徃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予從
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敝
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砥筆濡
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為事固其勢不得不然
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
從去無所詣一與一償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隨

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勤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圖有一史解衣繫礪元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繫礪固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為真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

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克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銜技以誇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為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毋西游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眇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

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儂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為解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間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 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問元翁曰余欲蕙忘其方柰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為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為然乃述碧天之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冲子云太冲子曰道者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道識萬物之理

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者去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离上而坎下故不交真人坎上而离下故交焉真炁也氣穀氣也真人真炁純衆人穀氣雜神仙之道有中上無無中上立有死而不亡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二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穎脫彊記得於自然凡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諱其術所以世莫

知焉頗解屬文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異習鮮得其本直矜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為佛氏之緣覺趨生而不知滅者為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間矣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乎余素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既思其人而不可見又惜其事泯泯不少驟覓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乃撰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意云

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為患異時道路化為

陂波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熏蒸殆與吳越間不異
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程方進為相始
奏罷之郡人怨其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為灌溉之利羨
芟蒲魚之饒實一郡渚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則
自然散漫為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
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瓠城今
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
其勢然也在漢時為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
江道柏之國事迹甚多暇為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有說默而
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為體即體而

有用其散為用即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止
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已於物沉
真於偽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
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
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游精在物而已此其
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
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
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
心無所不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
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
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即之
不親遠之不踈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

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况於心乎哉是故即心無物謂之性即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以正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為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為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為一氣靜為二儀動靜有萬物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况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

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為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

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二侯說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惟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縋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相賣白我已侯白伊更侯黑余謂二侯皆俚巷滑稽之民適相遭而角其技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未必爾也而今世薦紳之士間居負道德矜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真若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迫利害

則釋易而趨險叛友而誣親擠人而售已更相伺候若奕基然唯恐計謀之不二僥倖一切之勝而魯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恠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掌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剋者固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中央生濕濕生土是則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夫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

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為能召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為能致陽中之陰故風從虎夫陰陽之道固有因同類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一也十二之經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風木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陰與少陽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為表裏也經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土與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胃與大腸所以相

為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曰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太陽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相為表裏也蓋木位東方則陽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也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則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相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月坎之與離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於

淮海集卷之二十五
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也
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同
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四者
其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為道博
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
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
之於父子之間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
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
所謂學醫者豈定以語此哉

淮海集卷之二十五

淮海集卷之二十六

表

秦觀 少游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華
戎中賀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罄
極追配於焜皇用楫濟川責成於傳說忠謀入而姦黨
破弊事革而嘉應來魏平在唐虞之間卓然出馬鄧之
右嘉辰既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叨分符竹之
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庶比千秋之鑑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寔當聖誕之期凡

屬生成所同林蹈躅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昭哉嗣服續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清風發而群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今節載逢鴻儀斯舉加籩折俎初嘗露酌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廁於藩翰十章獻駁表懷唐相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日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縉繼鴻休巨華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資御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而母儀三朝造

舟為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鼇立極終成媯氏之功忠邪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章載崇寰海交林臣猥被藩室之寄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日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人備嚴典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中恭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無違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弼成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林臣謬通屬藉叨

假郡董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言凡
在照臨所同欣抃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
淵冲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弼成文考既隆逮下之
風共養太姜孟著恩齊之美內宣陰化日嗣徽音矧當
孝治之朝尤崇慶誕之節鼓鍾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
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某線通茂屬籍叨守近藩匪惟宗
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因實賴一人之慶照
臨所逮欣抃攸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

載昭哉嗣服續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
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祥斯應物
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九功
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彝典爰盡孝
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
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答大賚而兆人富肆肯而
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等辭惟
懼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
云云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揆
自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中賀恭以皇

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贊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
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謙肅之風形于六寢
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
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
臣猥被瓜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
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
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克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
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
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為物議之所容以
甚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

恩私况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
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菲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
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
差遣

代蘄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祗
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踈遭逢昌
辰叨竊劇任徒葺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
荆車兼程鹽課假虞曠廢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
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待於人言即行改正儻追
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析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
蘄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

來者尚樂寬閑謫官居之真為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已以增慚復路迴車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既衰猶仕豈儒生處已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悃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鼓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

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省之秩仍忝秘殿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為幸但以風霜漸迫蒲柳遽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批乞骸之懇日莫途遠顧已分之非安漏盡鍾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陛下恢覆載之量耀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及里閭况臣北陌東阡惟多遊舊左食右粥良給歲時是以誦歌真主之稀逢盛述聖朝之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縉削爵請兄肅宗為之推恩天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弟之風寢廣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縉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亡斧鉞之誅瀝血陳誠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出於特旨有司既無叙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覩陛下近以功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需正百官之

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尚被甄收其微至於胥史皂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既洽頌聲並作符貺屢至年穀胥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父獨嬰罪釁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承事郎逮及七年未曾磨勳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回授臣父乞賜叙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况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未嘗終垂為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遠事言之王安國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暮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宣德一官為母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安國則四年之廢父於暮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為父之

請重於為母若獲遠繼緹紫王縉之事近依安國忠臣
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
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淮海集卷之二十六

淮海集卷之二十七

秦觀 少游

表

代謝勅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日日進奏院遍到勅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
云云特賜獎諭者捕剪凶徒蓋守臣之常職降頒溫詔
實聖世之異恩祇服寵靈重增愧懼中謝伏念臣稟材
絲薄受性顛愚因緣肺腑之親昧冒藩宣之寄浩穰十
邑每懷曠敗之虞僂俛再朞敢起覬覦之望憶昨凶年
乏食狂盜干誅初鼠竊於村墟俄鷄張於道路殺傷吏
卒攘奪印章居民以此震驚列郡為之騷動至煩廟論
申命使車輟悍將於山東募驍兵於隴右尚且遊魂疆

場假息朝昏臣志欲掃除日思方略忽知囊橐之處近在掌股之間竊以為稽討蕩則荏苒而蜂屯待會合則張皇而鳥散遂令募吏潛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孤巢而突擊凜魁格鬪既就殲夷餘黨散亡尋皆殄滅臣既不能如子賤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却兵致盜亦皆罷仰軫膚化方虞黜責之嚴豈謂宸音遽有旌嘉之寵比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天覆盛德海涵欲庶職之咸修雖微勞其必錄是致鈇刃之割亦膺衮字之褒臣敢不効螿蠶之光竭大馬之力誓糜脂於軀命期補報於恩私臣無任

代謝加勳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盛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藝章且舉寵

靈誤逮媿懼交深中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屬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承神州赤縣之乏瘵曠偶逃晚自喉舌之司亟更管轄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秘籍會考我將之頌類稽公王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洎季秋而精享肅辟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典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曾是孤蹤亦膺殊祉崇勳遽進真倉驟增奉綸綍以凌競仰雲天而陷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任丕冒海德包涵尚記春惠嘗陪於國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畀甘泉緬邈難望屬軍之塵清都遂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三月為正前既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
儀盛旦載逢嘉章具舉中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
並神明命羲和之二官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
中區肆屬春王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雞人呼旦庭燎有
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肅班行
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蹕既鳴而鼓鍾作應龍高舉雲
氣畢從北極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
衣冠歲月日時於馬先正聲明文物粲爾可觀邁康王
艱宮之朝揜高帝長樂之事藹頌鼓而並作鬱協氣以
橫流臣比遠天光遽更年籥職拘藩國莫瞻龍象之升
心折宸居但想獸樽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已慚稱效之虛進貳多官尤愧選掄之誤顧
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中伏
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荷先朝特達之知蒙二聖生
成之賜左選都司之要既獲備真內閣秘殿之嚴更容
通籍以至外專兩郡內閱三卿徒為歲月之淹莫覓事
功之舉方虞罷黜退伏於田廬敢意推遷遽陪於法從
材微任過恩重報難此蓋伏遇盛德海涵至仁天覆以
臣父某歷四朝而被遇登三事以退居知父子至情欲
慰桑榆之景念君臣難遇遂收管蒞之才豈惟一敝族
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勸臣敢不鞭策駑蹇淬礪鈍頑以
捐軀報國之誠為竭力事親之義

代中書舍人謝表

孫君平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蒙恩承乏方懷曠職之憂拜命為真更竊非才之愧寵榮遽遠驚懼交增伏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西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詞下稽參於政理自非文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更術精通能最群工之課則何以當文士之極仕備宰相之屬官如臣者地胄素寒資材尤艱以童子雖蟲之技偶得科名用司空城旦之書掌更州縣比從柱後擢立螭頭閱歲月之推移乏毫分之稱効惟虞罷斤歸耕寂寞之濱豈謂遭逢入直禁嚴之地光增末路望過枋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任宿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用士之言耆老畢歸俊英咸事鎮鄆滿庫未忘一割之

鉞刀驂駟成群不棄十駕之駑馬遂令拔擢爰及鈍頑臣不敢敬佩德音恪居官守竭心思之逮及効耳目之聞知經宿進碑敢效矜夸於近世累年無草願希慎密於前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螭清近顏無咫尺之違右掖峻嚴言有絲綸之出皆一時之妙選為四海之聳觀承命震驚撫躬愧懼伏念臣縉紳末胄淮海孤生苟必為箕箒奉父兄之教柎不量齷齪為姻黨之容自亦笑其闕迂人或憐其任直分甘常調望絕顯途屬二聖之載營收群英而白助巍然大老皆歸圖任之中尊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幕擢預憲臺猥陳狂瞽之言屢瀆高明之聽間冀罷去

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間遂叨兩制之列而况訓詞之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指麾或慙者得以白而改正號為要地當慎選掄豈伊鄙人所能堪克此盖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妙道稽唐虞用楫以濟大川斷鼇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思念憂勤進賢如卷耳之際致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不慎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日祖宗之事亦以信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未期恨念歲時之晚捐軀有處敢懷家室之私

代南京謝上表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別都之重職叨祕殿之華祇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

介之賤誤蒙二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為御史身有怨仇間雖竊於科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冒昧班聯既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涯分之過又不能先時引去以避賢俊之升滿器難持派根易毀及越樽而求治果代斲以致傷然猶冒文儒弄翰之名玷侍從均勞之地省循備至僥倖實多此盖盛德海涵至仁天覆念嘗更於任使遽未忍於棄捐雖去掖廷猶分宮鑰天都其適常瞻佳氣之鬱葱鄉國非遙益見湛恩之汪濊永期糜潰用報生成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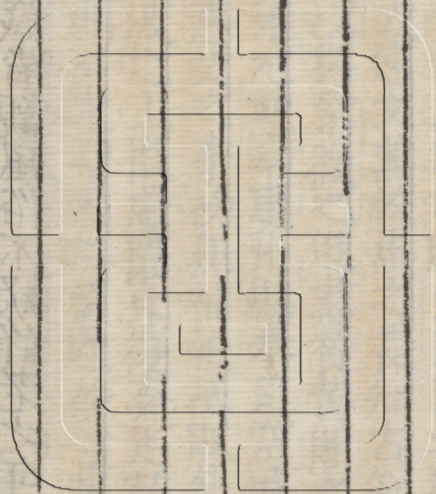
方為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遽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

周分內史出王命之策書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
世放其遺意制比近班職分四禁之嚴事押六曹之重
必得或遲或速文兼枚馬之長和古知今學擅高崔之
富然後可以與紫微之進畫贊黃閣之調和如臣者門
地素寒資才尤蕪早更州縣奉司空城旦之書晚玷班
聯任柱下惠文之事初無補報祗取怨尤身投韁鎖之
中足寄風波之上淮虞竄斥復奔走於東西豈意推遷
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 闕文

代謝曆日表

被命守藩方念闕庭之遠蒙恩告朔重驚歲月之新仰
服訓詞俯增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願太史之
占前謹清臺之課候罷諸家之疏遠正歷世之繆差上

考鄧平法取黃鍾之妙下參一行術推大衍之微斗建
龍躔於焉有序珠連璧合由是可窺豈惟百辟之奉行
足使四夷之承用臣猥緣寄委叨奉寵靈宣布詔條預
識金穰之歲省觀風俗不疑絳老之年



淮海集卷之二十八

啓

謝及第啓

秦觀 少游

光靈遽被愧幸持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
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為儒材能咸
耻乎末什園冠方履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顏獲
見收者纔四百耳既其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莫如某
者淮海孤生衣冠未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
鹽車頗為伯樂之顧徒以為養而求士故雖被黜以忘
慙懲於羨者吹蓬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柄人指為狂
豈音方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大羨焉用以貴本

而不遺昌歎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更
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
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劔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
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睿澤
以橫流特覓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効初如不戰而屈
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賞緣此
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為左右
之先璀璨銓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
不慎操脩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司林蹈竊以媿

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
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
惟中書僕射相公系朝元老當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
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
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
五公勲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
夷狄以為真漢相果從人望爰享天心方思左轄之嚴
邊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
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
端人全集異黨浸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
既得功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
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

重 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
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
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
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
儒之出處實為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寢微二老歸
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
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為伏惟禮部郎中先生
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遂指犯
顏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
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

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既補
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
失水幾為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
某乂操笈簪獲侍門墻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
聞之不寐知告於人眼見日消頗動雲雲之態屢成相
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
民先覺論議為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
子之文章鬱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
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姦邪聞命投匕筋以自驚忠義
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

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
愉之至

謝程公關啓

某啓比緣省覲薄游句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之
役辱品題之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
而屯賤枵方乖鑿人指為狂鈞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
抱箬中之恥棲樓街跨下之羞不謂修撰給事誤賜采
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游蕭洒蘭亭
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既令馮
子而出輿仍為稊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
客之舊湖興與天橫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
人玉笋金壘醉西園之清夜徃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
仰乎千巖萬壑之間曾微瓊玉以報刀砥枉明珠而彈
雀從游八月大為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未作東吳之
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為今日輸肝剖
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龍
靈既建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
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
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芬物之前叨被傳車之
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祗取謗傷之速
亟從引避幾至顛隴寔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痍三
暮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

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覩顏以居未能投劾而
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
遇合東緼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羨吹壘尚慮譴訶之
及竊觀前史具見鄧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
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
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盖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
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璧之光終念播臣為激越江之
水矧茲竒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為國士
執君之義千金幣帛仰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鈎刀或冀
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崔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知

府學士妙知德輿精契道真斥百氏之奇偏傳七師之
要妙著于書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即之如
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作歌而去
陋鼻董之不為應聘而輿指鼻瘦而自許既參璧水之
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
二監世推前輩地號要津然而子不器於盈虛澹無心
於舒卷願奉二年之最固辭五兵之曹郎音播騰士論
聳歎矧汝南之異壤為右輔之名區僊聖所棲英豪斯
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匪徒瞻太守之旂於昔誦高辭
極大行之表裏行觀美化遍汝水之陰陽尚疑未駕於
征軺固已召還於法從其謬聯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
之方虞幸依歸之遽獲車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

中流實有一壺之望

代賀呂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為四朝之國老允迪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韋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則袁楊安得同日而語年高德邵而臣節益峻功成名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章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具焉天下之能事畢矣某叨分符節辱在陶鑄陪班謁以無緣第承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

公器兼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為四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為荀氏群龍慈明為最河東諸鳳伯褒尤奇投閑散而聞望愈隆涉憂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既致干戈之戢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衆正之路開行矣太平之責塞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躔異章嶽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怠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竚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粵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已以自慙吉士舉酒而相

淮海集卷之二十九
慶矧同升之俊又皆妙選於摛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
無過舉六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某辱在陶鈞叨分
符節第承風而竊拊念稱慶以無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
周事變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雪霜
既降知松栢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君未比
隆於二帝我則若捷於市朝民有失所之一夫我則如
擠於溝壑大任既降英毅益飛豈止邦家之光實爲天
地之紀逮茲進拜允慰具瞻庶陞難躋益致高堂之峻
暇眩克壯重增元首之尊某辱在陶鈞云云
淮海集卷之二十八

淮海集卷之二十九

秦觀少游

代賀王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太中夙
鍾間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原文列班楊之伯仲
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
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其進之若火一
然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戴
胃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即至於三公某辱在陶
鈞云云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太中抱

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不
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
惟欲琢雕而復朴風采凜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
俄鑿柄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人無間言進
轄文昌朝有故事面折廷爭已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
行見大儒之効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
始識造淵微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守之
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
法屢奉三年之最亟更一道之權舉屬吏以傾心於前
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輿區南則控引於荆陽西則
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爲難在選
掄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
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惟運使知周事
變識照幽微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英標特出
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繇太府來
領外臺回卿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邸音初播屬部
增欣鑿駕輕軺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進諫王體之嚴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睿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太中器
猷宏博學術精微敏識照於未然奇節見於已試犯顏

逆旨屢輸汲黯之忠別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進退周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歸處干霄而直上粵自御曹之貳進陪樞筦之崇邸音播騰士論欣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宰相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蔡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還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貫精微知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之知姚元崇入替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建承顧命益見忠謀勲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久當二聖圖舊之勤既奉綸言復青氈之舊物竚瞻繡衮及黃閣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繆分於符竹阻祗慶於門闈系頌實深敷宣罔既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耻一物之失所姚崇作相陳十事而後為姦邪失匕著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某叨記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寒願稽故事施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日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凡
在庇廡所同欣抃恭以某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
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栢之後
彫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既丞御史遂轄文昌語默
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郊音播
騰士類簪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
獄訟稀少屈英游而卧治後惠政之立成騰實飛聲已
應半千之用贊元經體竚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嘗
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拘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
習高嚴翻然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

見之治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
四儷六尤多絕妙之詞敏疾擅枚臯之風雅健得子長
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稱
於元老矧册府校讎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
既清且要能掌兼魚殮之美自古為難羔裘加豹飾之
華於今蓋寡緬彼文學之貴見乎諸吏之中雖出異恩
實繇公議共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輒禁掖垣行復風
雲之會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時憲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
猷敏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輦轂之工徒
亟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益著能毅既累效於事功肆

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承命以欣愉屬
部望風而悚跂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
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
始恭以某官受時間氣為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之以
謙地貴高華而守之以約履茲獻歲茂擁休祥治譽諳
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逮行膺錫馬之蕃頌願之私
敷宣罔既

代回呂吏部啓

密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恭
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韋平之遇已稀

四世五公表揚之興未艾既承召節仍屬嘉辰宜哉穀
之駢臻顧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一時承乏方軼越俎以代庖數月為直更愧操刀而製
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切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
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
更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伏內遂叨任使專
外制於筆端如其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
為寄食之資賞劍買生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
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官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推
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

聊避謗譏勿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
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苗溝木遂成於儀象此蓋伏遇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為今天下之計主
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
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勸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
輩正唐鹽法庶幾為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
猷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侈之以聞見之博
持綱憲府風嚴豈畏於悍彊贊治天官冰鑑無私於微
眇惟茲右輔寔號與區祿廩兵食之資異時或屈陵寢
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為膚使符檄未加於

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幹邦財頗罄縉紳之論進謀
王體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榮膺睿旨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襟
韻踈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
傑出名臣之後藹居膚使之前持節陝關倉廩於焉充
實按刑淮海囹圄為之虛空屬右輔之浩繁屈高材而
刺舉既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騰士論欣
快嵩山汝水既久滯於星軺金馬玉堂佇歸睞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輩器
猷閱博問學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彀臂折

惟九終號良醫璞獻者三竟為美瑞雖遭迴之可歎建
遭際以充榮而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被棘闈之屬兒
寬早歲嘗為楮木之徒夢得晚年翻作奇章之客矧惟
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亦殊於他日追
惟二紀有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閱簡編之事未修
鄙牘遽辱華緘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伏承較藝數奇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儒宮榮動一
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寤竊以文高徐樂才贍馬周性理
內融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今
日某夙親談讌猥與從游覩此盛隆竊深欣忭

淮海集卷之二十九

淮海集卷之三十簡

秦觀少游

荅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
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
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相高風益增企
系屢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
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為左右具言之惟閣下恕其僭
易幸甚幸甚閣下謂蜀之錦綺外絕天下蘇氏蜀人其
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
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
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

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
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
登州為最優乎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
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
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
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
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為知言閣下試臆數日之
糧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孰讀而精思之
以想見其久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村思又
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
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
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王音釋
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
鄙陋不能脂韋婉變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
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
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
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
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
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竊
冬未由侍坐伏乞為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同前

頃蒙不間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

一且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
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
蕪迫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頰一笑可也又多不
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
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與醉後
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同前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
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愧畏比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
親如故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
饋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
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

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
物亦可以湔所敗辱為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既
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絕頗得專意讀書
學作文字性雖甚愚曩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
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
以重違尊命率然為之不意過有愛憐將刻之石又得
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
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尊重下
慰倦倦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
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

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已來尤復
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其侍大
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媵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趨今冬舉
葬入夏又為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
官尚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
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
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
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
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城都大慈寶藏記
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壙之外雖欲
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
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慙為兒女子所嗤笑耳得

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
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
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
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
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
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
師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囑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魯直為
書已刻成尚未寄到今且錄草去因便却乞并此書轉
則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幸老
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葉老云有兩書託公
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答但欲知達否爾
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欵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

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為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一段佳事其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過此出所為文尤壯昔時所見其為人亦稱是真所謂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其數日間便西行未緣待坐伏乞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彥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償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背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又以風流

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為七難并得乎甚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卧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能伺舟但增引悒不宣某頓首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前世詞臣墨客所頌歎者不特為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腆之文何以稱此然重逆盛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為榮故不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間尤惡處不惜拮示就與改竄尤幸或更手寫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本異時淨水堂中為設清酒一樽芍藥數枝可乘醉一揮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文似不若宣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

與史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屢奉所賜教誨殷勤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問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為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舍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

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尤銳今日之事充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父去門下聞見日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遠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

寄書中得次韻辛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為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某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取所願但增於悒耳比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迫於衣食福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遇既而積棄乃理之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始不足以給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墮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節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緣侍坐伏乞為國自頤以副輿願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為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

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在千里之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為古詩一首寄獻下執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更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寒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宦所與游者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黃州因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者想甚多殊不寄一二

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皆進此矣仰服仰服魯直過此為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人多矣其弊帚佳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悵悵有兒女子之懷始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

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
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為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
物者又何足為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又離侍下
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
和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
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
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
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貪此方山
水勝絕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
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

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
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
為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
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
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
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尚高
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常絕
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重不宣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
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
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

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
 杜門塊處而已其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
 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
 緣此也比蒙鋒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
 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却無本
 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為望仍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
 已為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蘇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
 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
 來此偕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雲霄天童之勝子由春間
 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
 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幸
 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

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數聞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
 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宜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
 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間來此為十數日之會
 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為留
 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
 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為人亦
 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昔詩未有力盡翻去且錄
 數篇葺一齋足知一鼎味也又為僕手寫兩記今封去
 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模勒僕自病起每把筆
 如讎不知何謂得此公為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
 為潤色開時令盡墨為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
 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

不絕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人甚賢有文僕頗為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日無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語今但為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為作不必煩僕也蔡彥規已卒關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合并以盡此懷不宣

郡後學張緹校正

淮海集卷之三十

淮海集卷之三十一

秦觀 少游

文

謁先師文

惟公聖神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為起諸生不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尚德進爵既崇祭重報先敢忘大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析晴文

凡物平為福有餘為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以來雨霪不止漫溝畦漲川澮來哉書敗將弗克有秋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民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尚饗

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為高不詭為偏不見瑕
疵器實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
始使六路國用克委旋帥上邊羌虜唯唯亭許江都下
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轂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厭事杖履
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云奄然棄我而
逝日月飄忽端如箭絃承凶未幾遽下新阡惟時淮海
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奠
觴薦詞用訣終天尚饗

弔罇鍾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恠赫
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罇鍾焉其形有

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鋪銜
旋斡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
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鮮秩佐攝事見
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
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顏忠肅之碑
材實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弔悲夫罇鍾古樂
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
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
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鑿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
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姜
姬夕為憔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蹟清餞和黜

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
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為不然今乃
信之矣嗚呼鍾鍾何世所為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
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鑠三十六
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之壞偉而偶沉於幽陋
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簋之一辭遽月絃
之幾穀幸陽愆而水涸天日悅其復觀謂庭貢之是充
獲效鳴於金秦何夜光之暗接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
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劍趙壁隋珠健為之磬汾陰
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
斗錯刀羯鼓之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
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

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
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始藻盤之不如矧牛
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為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
陰精之純燥氣之齋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
者既然備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
為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象易制以
周於用乎豈為錢為鍾為銜為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為
鼎為尊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
仰於緇素乎豈為麟趾鬣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
為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為
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
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决不泯泯草亡木卒嗚

呼鍾鍾又將奚卹

遣瘡鬼文

邗溝處士秋得瘡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凜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沍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穿蠖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柱嗣矣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淳解酌以注嗟未足為快徂西盡成泖然露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眼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縶縛注正揮以大箠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屬茲鬼怒候間隙之日久矣孰為爾來荒

唐是師跣躄是友果於自為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木椽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崖然恬不為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女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贖者勿知嘗以為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明師我違以溺竒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收氛霧乃覩青天樊然故藝一昔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二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官無成家徒壁立彈劔而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

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遠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為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哇而不合悔其所為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紹聖三年十月巳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州境內洞庭昭靈王書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廁朝列備有儒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寬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父抱末疾盡室幻累

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來敬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貺早被天恩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修薄奠以伸悃愾心切詞迫瀆渎至靈俯企惶懼唯諸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群祠是率僚屬爰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記事尚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為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築新室以安貌像敢治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實帥西師披此姦巢市不易肆地豕遺種化為平民公於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頽易而新之得是元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勾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尚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外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華餘作為藝業有司論定天澤遂置推本所從實王芘貺敢治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代宗實長群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鄣帶以汝水生茲實繁惟神廟食此土芘貺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于庭曠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真敢昭告于某神粵自去冬陰氣為
沴雪積袤丈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
物價翔踊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
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却慘鬱屏除翳昏還我大明
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真敢昭告于某神間者久陰不鮮大
雪荐作寒氣撫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
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答以景貺閉陰啓陽變慘為舒
清風既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僅有生意吏實不德何
以克堪敢憑酒巵以謝神貺

淮海集卷之三十一

淮海集卷之三十二

秦觀 少游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真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寢
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行焦念土之毛
民慘不聊祗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于神惠此東臯日
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稜且交油然作雲遂不
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為美苗罷遣兒
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藏絨鼓簫秋成可期玉燭遂調
樽有旨酒豆有嘉穀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尚饗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真告于某神之靈乃者群衆無賴發

劫閭里遊竟疆場境內騷然賴神威靈咸伏其辜鯨鯢
既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以答神休尚饗

代蔡州赦後首饗文

維今日德音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其神祇
奉綸言徧修群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蒸進酒牲
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尚饗

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世
之師道德餘事發為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
正萬物為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慶
文忠前亮朝野涕瀾今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敬族晚
通姻好承凶矍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坐歸合有

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違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群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間異人間
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為上宰
厥有不績盟府是藏出為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
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與克功成事畢奉身而退與道
翱翔歲在執徐爰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奉旨祖道供
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即窳空漠然聲光一聖震驚
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實舍于許里門相望遲
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掌承訃泫然涕泗橫集精遊
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比通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
車人具盡傷悲來填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醮神文

比者善氣始應霖潦屢降溝壑流通事既有望矣而越
自雨闕以來飛蝗蔽天敢為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為盡
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
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夫大意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
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殄歿

登第後清詞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
禳敢伸悃幅之私仰賞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陋長
更屯奇奔走道途常數千里淹留場屋幾二十年既利
欲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兇深懼風霆之譴竊萌豺獮之
心乃與母親戚氏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則猥塵科第

叨預仕途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賜輒取甲寅之
歲祗就海陵之宮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真昭荅
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煎無
疾病之潛生官路早通絕謗傷之橫至臣無任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實紫珠妙旨能却老以延年方
茲誕聖之晨可託効愚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梵唄
徹於紫霄龍蘭鬱乎藻井皇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虞
筭增新下感群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列宿將箕翼以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歲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爰
修勝會用達愚衷物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香

飯何煩金粟之道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
鐺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筭後天日聞萬歲
之呼歲受千金之贖

興龍節疏三道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邁興龍諳頌嚴而並作非
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真境儼朱
紫以具在布紛緇而畢臻合覺皆塵探寶王之妙教長
生久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嚴不窮四海竭而
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稽致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
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丈軌攸同歲効
封人之祝

電昔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茲今向日頌嚴復溢於華

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開西土貝葉
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伏願睿圖鞏固神筭增隆日
月無私末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旦夷夏同瞻文母誕辰夫人合慶非具祝延之
禮莫輸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緇侶
閱貝葉之具文梵音清越以平雲香穗縈回而成蓋庶
憑妙會稍達愚衷皇太后伏願景命逾新清躬益固道
迎戩穀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率土崩心爰輸頌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伏
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擢大圓鑒中既證無生之忍妙高

峯上更旋不退之輪慶達邦家澤流寰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棒頭取證尤為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况
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賊而叫屈
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獄堆山盡是黃面老
子伏惟和尚脚跟點地鼻孔遼天真箇子之鉢鎚實作
家之鑪鑪鑪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場敗闕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
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槩本惠休繡經之地實澄觀
隸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奩玉鑑涵日月於昏
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綉錯仍丹雘之

鼎新飛閣浮塔就山為勢方疏圓井因木成姿即之而
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
鯨鍾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
箭素號禪關投虎峯而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
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無異議實
有聖緣往開大摠特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即幻見真方契飲光之
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
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為定力運乾慧為悲光習以自
欺久則難變既安邪解沉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
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真際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

之途得妙湛愜持之力反聞閻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
覺他功未周於毫剎輒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
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剎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
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治一國風煙之際
塔闕連環之王骨殿藏及錦之具文然而飛鳥銜花空
存勝境真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存與獲法筵之
初啓芳公長老少通教相晚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
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旣久竚海滋深願辭
靡腫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為談不二以度為邊
淮海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